



独 幕 話 剧

TIE LIAN HUAN

铁 连 环

舒 慧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独幕话剧

铁 连 环

舒 慧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59年 沈阳

鉄 連 環
舒 慧 著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，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56印張·12,000字·印数：1—10,000 1959年12月第1版
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10158·116 定价(7)0.08元

时 間：一九五九年的夏天。

人 物：李貴——紅星人民公社农具、家具厂厂长，四十七岁。

春生——李貴的儿子，农具、家具厂的工人，二十岁。

凤英——紅星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大队示范場的养兔姑娘，十八岁。

老郑——公社党委会的工业委員，二十五岁。

地 点：在农具、家具厂的門市屋里：左边是办公用的桌椅；右边摆着一行行的出卖品，其中有带箱座的彩花木箱子，隔它稍远有个带穿衣鏡的立柜。另外还有一些桌、椅、碗厨、飯桌等等。所有这些物品上面都挂着价格表。屋中間最显眼的地方，有个門，这个門上挂着一把大鎖头。对观众的墙上挂着一条横标語：“一問百句答，十問千句应”。办公桌上边的墙上挂着一架挂鐘。

幕 启：場上靜悄悄地，墙上的挂鐘，清脆地响了三下。少頃，李貴怀里抱着两捆鉄絲，很小心地向前挪动着脚步。屋里很黑，抱着的鉄絲正好擋住他的視線，再加上他过分的緊張，一下子碰到南墙上，出了很大的一个响动，他这才急忙停下，靜听四下里有无动静，是否把別人惊醒了。

李貴：（自慰地）我怕甚么？我是一心为了厂子！这些人都是嘴

上不牢的青年，讓他們知道厂子里有这个（指鉄絲），眨眼的工夫就会宣揚出去。現下正开三类物資交流会，你要不挖出去，他們还准說你本位。（四下里听动静）謝天謝地，他們都睡的象小死狗儿似的。我得趁他們沒醒，把鉄絲全部搬完。（送鉄絲到那个很显眼的屋門里，然后急下，少頃又抱着一捆鉄絲复上，忽听到外边傳來关門声音。吓的他連人帶鉄絲都滾爬到桌子底下）誰？你是誰？

〔春生帶着睡意，披着衣服走进屋來，以为他爹在里屋叫他，就对着那个門說話。

春生：爸爸，是我起夜。

李貴：快回去睡覺，早晨早点起来打扫屋里。年輕人学着勤快点。

春生：人家早晨起来誰不看些书，学习学习，你可好，天天讓我給你收拾屋子。

李貴：你别不知足，我象你这个岁数，天天給人家端尿盆子。別囉嗦，快去吧。（听见关門声，才从桌子底下爬出来，試探地叫着）

春生：（沒答声）是回屋啦。（紧忙由桌子底下把鉄絲拉出来，送进門里，然后急出，把門鎖上。鎖門时把鉄絲头鎖在外面，他并没有发现，輕松地）哈哈，这回可算保險啦，三类物資，你就是九类物資也交流不去啦。这帮小伙子他懂甚么，都是四楞木头，七、八岁就赶上解放了，淨过这一帆风顺的日子。那办厂子的苦辣酸甜他們哪知道！这厂子的事呀細如牛毛，你非得要在有时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。这細鉄絲眼下厂里虽然說沒有用，可你办厂子就得凭眼急手快看火候，逢年过节有庙会的时候，再把这鉄絲拿出来，編点

雀籠子、小飯勺、小孩玩的鉄連環咧等等的吧。这些玩艺用的原料少，可卖的是价錢，这要算起来是一本万利。現在讓我輕輕易易的把这鉄絲按照原价送到物資交流會去，杀我一刀也不干。（鐘敲四下，远处鷄鳴三声）天要亮啦，我得迷他一覺去。（下）

〔天漸亮，太陽照得滿屋子通亮，頓時充滿生氣。春生拿着笤帚和書，嘴里一边叨叨念念地走進屋裏來。

春生：a,b,c,d,e,这个是什么夫咧！忘咧！（埋怨地）人家都会拼自己名字啦。我可好，到現在这个什么夫还没記住。咱这厂长对我全是旧眼光、旧办法、老一套！动不动就說：“你还不知足啊，我象你那岁数还给人家端尿盆哪！”对他呀，我若是单綫关系也好开展批評，可他又是我爸爸，又是我厂长。对我來說是双重压迫，他那旧思想不改掉，簡直没办法平等。（一边叨咕，一边迅速地打开扎板子。然后拿笤帚扫地。扫到那个帶大鑰鎖的門口，发现了鉄絲头。高兴地喊起来）鉄絲？真是鉄絲。好啊！这可真是天随人願啊！（往出拉鉄絲）这回我可要做个漂漂亮亮的鉄連環，賠人家凤英姑娘了。我尋覓了一年多也没找到鉄絲。（学京戏腔）这可真是：踏破鉄鞋无覓处，得来全不費工夫。（掐断鉄絲，鉄絲头仍在外面）快收拾，做好啦，我就騎車給她送去。順便好看

看

〔春生拿着揮子去打掃家具上的灰塵，这时候，門外走進一位农村姑娘。她手里拿着的一封信，進屋不見人，她就无意的站那看起花木箱子來了。春生出來只見她背影，一边擦一边說。

春生：来啦，你早。看样子你很喜欢这对彩花木箱子，你看这油

得的确挺漂亮，这若是添置嫁妆，我保证摆在新房，满屋增光。

凤英：（转身看是春生，惊讶地）噢！

春生：这个立柜就更好啦！是用顶好的松木板做的；正板没缝，保证沾湿不跳，火烤不裂。这立柜油过三次，漆过两回。物美价廉，经久耐用，可以流传几辈……

凤英：（念标语）“一問百句答，十問千句应”。同志呀，你这服务态度太好啦，这标语前头应当加上一句：“不問先介绍”。

春生：（盯着她，认出是凤英，旁白）啊，是她呀，真是女大十八变，愈变愈好看，梳了辮子更俊啦。

凤英：（带点傲气）你白费唇舌啦，我根本不是来买柜箱的。

春生：（高兴地）那么说你不是来买嫁妆的。你请坐，请坐。

凤英：我是来找你们厂长的。

春生：找我爸爸？（旁白）她手里拿着的那封信，一定是我给她写的那封。她根本就沒回信，这一定是生气啦。姑娘的心摸不透，这准是找我爸爸告状来啦。

凤英：（旁白）随随便便的就给我写信，还邮到大队部去啦，甚么都往上写，别人看到不得出笑话，我今个不能理他。

春生：（旁白）我得把信想法要回来。她不给我，干脆抢。（逗凤英）

凤英，你看我们厂长来啦。

凤英：（回头看）在哪？

春生：（把信抢过来，忙揣兜里）这回让你告状去吧，没呈子啦。

凤英：信，信，那是我的介绍信。

春生：（掏出来看）啊，不是我给你写的那封信啊！（还给她）哎呀呀，我还以为你生了我的气，到我爸爸这来告状的哪！

凤英：咱可沒那份閑工夫，象你哪！哼！

春生：凤英，你来的可太巧啦，我求你在这等我一会，千万不要走哇！不見不散！（說完跑下）

凤英：真不害臊，瞧他說的：“不見不散”，就好象我是他的对象似的。

〔正这时候李貴走上，听見最后这句话。〕

李貴：对象，什么对象？

凤英：（害羞，急中生智）我是，我是說这对箱子……

李貴：这对箱子可真不錯，我若是姑娘，出嫁时候，說什么也得要上一对。

凤英：我可不喜歡大紅大綠。

李貴：褒貶的是买主。

凤英：同志，你們的厂长在哪？

李貴：姑娘，我就是厂长。

凤英：那么說你就是李春生的父亲啦。

李貴：你怎么認識我們春生的？

凤英：去年大跃进，工商界支援咱山区綠化荒山，他不是去了嗎！那会他就住在我家里啦。

李貴：噢！听我老伴說过。

凤英：她怎么知道我？

李貴：橫必是听我們那个春生說的唄！你今天是找他的嗎？

凤英：不是。李厂长，我是紅石大队示范場的飼养員，这是我的介紹信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求你帮助我們厂子解决一个困难問題。目前我們厂子为了滿足群众需要，大力开展繁殖优良兔种，眼下要由四百只增加到一千二百只。

这七百多只兔子，需要……

李貴：你是推銷員吧，你白說了，我們厂子不买兔子。

凤英：我不是推銷員，你听我說完嘛。这好几百只兔子，需要很好的安置，他們需要有屋子……

李貴：这些事我也懂点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

凤英：現在因为它們沒有屋子住，我那只塔針的灰色母兔挤掉崽啦。六条小灰兔还没有生下来就死啦。另外一批兔子因为没有兔箱子，得了一种病，現在有二十多只在隔离，死掉的已經有八只。我不能讓它們繼續挤下去，需要馬上改变这种情况。

李貴：这是怎么啦，跟我汇报起工作来啦？

凤英：就是吧，你應該知道这些情况。

李貴：你講吧，我豁出半天工夫。

凤英：那好，明天我們又要由外地买来一批最好的兔种，我的任务是要保證一只不遭受損失！

李貴：姑娘，你还是少說兩句吧，我們一宗缺木料，再宗沒時間，不能給你們打兔箱子。

凤英：兔箱子我們自己有，木匠已經全打好了。

李貴：那就往里装唄！

凤英：我們因为沒有鉄絲，用板条釘的，結果一晚上叫黃皮子就給咬死十一只。你想想，怎么不讓人心疼！我們是一个公社的，先在內部解决，总比到別的公社去买方便一些。

李貴：你要买甚么？

凤英：細鉄絲呀！

李貴：（神經過敏）細鉄絲？你怎么知道我有鉄絲？

凤英：公社工业委员老郑說的。

李貴：（放心，旁白）謝天謝地。（对凤英）这可真对不起，讓你白跑一趟。我們厂子根本就沒有細鉄絲。

凤英：沒有鉄絲？老郑同志說你們厂子有三捆哪！

李貴：可能是他記錯啦。

凤英：（怀疑）李厂长，关于价錢方面你看着核吧，錢我們馬上就交。你如果能支援我們的急需，我代表全大队向你表示感謝。

李貴：姑娘，我再說一遍，我們厂子沒有鉄絲。我劝你最好还是回去。

凤英：回去？我們旁边的跃进公社的木器厂里就有鉄絲，我想去，老郑同志把我拦住說：“咱們公社自己厂子就有，何必麻煩人家呢。”我一想也对。这就来啦。可是……

李貴：既然他們有，那你就去嘛！

凤英：我再由这跑到那，得多少時間？我們今天还等着編上哪！

李貴：哎呀，姑娘，这可真不湊巧，赶上我們缺貨。

〔春生高兴地走上來。

李貴：（旁白）謝天謝地，可來了救星。（对凤英）你們嘮吧。（下）

春生：凤英，讓你受等啦。

凤英：（生气）我压根也沒等你呀！

春生：凤英，你瞧这是啥？

凤英：鉄連环？（細觀）这鉄絲正合适。你在哪搞的鉄絲？

春生：（洋洋自得地）給你們那个弄丟以后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，可老沒寻覓着細鉄絲。今早晨我扫地……

凤英：（扫兴地）在地下撿的？

春生：不是，得着老窩啦。

凤英：真的呀？

春生：你来。（拉着凤英手，領到門口，把細鉄絲拉下来）

凤英：（高兴地）这可太好啦，鉄絲，有了鉄絲。

春生：凤英，如果你高兴要的話，我可以給你做上十个或二十个鉄連环。（拉她手）你要多少？

凤英：（甩开他的手）我全都要。

春生：（指指大鎖头）噯呀，这可不好办。你要那么多鉄連环干甚么？上集去卖嗎？

凤英：你当我象你父亲那样呢！我方才哀告他那半天，他瞪眼說假話，原来把鉄絲藏这里啦。

春生：我和我爸爸可是两股勁。可你要鉄絲干甚么用？

凤英：做兔箱子。你能帮助我嗎？

春生：能！为了你，我甚么都能干。

凤英：那就試試看吧。

春生：（很快地拉起鉄絲来）你看吧。

凤英：（制止）快掐断。

春生：怎么？

凤英：你这叫干甚么？我是拿大队介紹信来的。

春生：噢！我是一时糊涂，这叫我爸爸看見就糟了。（忙掐断）

凤英：这么办吧。

春生：上公社？

凤英：对，找老郑去。你留好头，等老郑来啦，他若是还說沒有鉄絲，咱們就……（耳語）

春生：就这样办！

〔兩人高兴地匆匆跑下，把鉄連环忘在桌子上。少許李貴由外边回来，四下里瞧攔。〕

李貴：謝天謝地，这丫頭可走啦。（剛要坐下，发现桌子上的鉄連环，大惊失色）鉄連环？这哪来的鉄連环？（急忙去檢查門，鎖仍然鎖着。他又細心的上下查看，发现鉄絲頭，伸手往外拉一截，恍然大悟，吓的坐在凳子上）坏啦，泄密啦，我这小倉庫不保險啦。（想）这准是春生今早晨扫地时候看見啦。他拿去編了个鉄連环。（又想）糟啦，这小子准得告訴那丫頭鉄絲的地点。他倆准是去找老郑……不行，我得另打主意。（想出好道眼来了）讓你們看看我老头子的本事。

〔李貴急忙把大鎖打开，然后把鉄絲轉移地点，放到那个花木箱子里边。他正搬鉄絲，春生跑回来拿忘在桌上的鉄連环，正巧看見他父亲藏鉄絲，忙躲在一边的大立柜后偷瞧。〕

李貴：（发觉有人）好象有人来了。（回头瞧不見人，又去搬鉄絲）

〔春生瞅准父亲把鉄絲放到花漆木箱里，就溜出門去。〕

李貴：（想）噢！放这不行，还得那个地方。（指指箱子，又指指門）有了，有了。（把鉄絲拿下来三、四圈，掐断，照样放回門里，故意露个头儿在外头，仍把門鎖上。又把木箱子里的三捆鉄絲，迅速的擲到大衣柜里去，大笑着下）

〔老郑、凤英、春生三个匆匆走上来。〕

春生：我看的清清楚楚的，他正往这个箱子里装鉄絲哪，我趁他低头装的工夫，就象燕子穿梁似的，輕飄飄的跑了出去。

凤英：（高兴）这回一揭盖，他可就沒話說啦。

老郑：現在这鉄絲要不要都行。

凤英：那为甚么？

老郑：跃进社木器厂有很多細鉄絲，剛才我在三类物資交流会上看見跃进社的老周啦，他也是搞工业的，情况很准确。

春生：不行，非得把这鉄絲搞出来！（欲揭箱盖）

老郑：慢着！鉄絲搞出来，和搞不出来，都不要紧。最主要的是要帮助他解决思想問題。

春生：要帮助他，必需把他这根深蒂固的老本位思想挖出来。

凤英：（望外）回来啦，回来啦。

老郑：想办法讓他自动拿出来，千万不能乱来。春生，記住不要过火，他是你的厂长，可又是你的爸爸……

春生：双重压迫！

李贵：（上，見着老郑，旁白）瞧吧，开口就得鉄絲。（对老郑）老郑，你来准是……

老郑：最近开三类物資交流会，你們厂怎么没人去参加？

李贵：我們仓库里甚么玩艺也沒有，我去干啥？

老郑：这就不对啦。有沒有也应当去开会。你沒有別人也可以支援你嘛！

李贵：咱不要，咱沒那金馬駒也不要拣人家那銀毛驢。

老郑：你們厂子不是缺木料嗎！这回解决啦。

凤英：是我們大队的木料，今天就拉来啦。

李贵：（旁白）这是想拿点破木头，往出套我那三捆鉄絲呀。

老郑：估計他們下午就能拉来。我看就直接往你厂子卸貨吧。

李贵：（站起来）我可先把丑話說前头，第一，要不要两說着，見了貨再决定。这第二么，比方說你卖給了我們木料……

凤英：你就卖我鉄絲。

李贵：我們厂子根本沒鉄絲。

春生：（走到父亲面前，气愤地）爸爸，你怎还撒谎？

李貴：我撒甚么說？

春生：爸爸，当这么多人，我可真不愿意让你丢丑，你自己把鉄絲拿出来吧。

李貴：（戏弄地）我要真有鉄絲，你尽管揭你爹底，我不怕丢丑。

凤英：多气人！

〔老郑在一旁察顏觀色。〕

春生：爸爸，你真不想拿呀？

李貴：我拿甚么？

春生：爸爸，你当我沒看見哪！

李貴：你看見甚么咧？

春生：你看看这个。（举起那个鉄連环）

李貴：鉄連环有啥出奇的！

春生：出奇就出在它是你的鉄絲做的。

李貴：那又怎样？

春生：爸爸，你就把鉄絲拿出来卖给她吧。咱們厂現下用不着，可他們为了赶制兔箱都急紅了眼睛。

李貴：我沒有啊。

春生：爸爸，你往那花箱子里藏鉄絲，我都看見啦。我若給你揭開盖，今后你怎出去見人！

李貴：我沒有鉄絲，我怕甚么？

春生：爸爸你真是頑固到底啦！

凤英：去……

春生：（跑到木箱前，很快的打开箱子，一看箱子是空的，又揭別的箱子也是空的，他楞住了）怎么？沒有鉄絲！

凤英：（埋怨地）你騙我！

春生：（有口難辯）天知道！爸爸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！

李貴：我說沒有鉄絲你們不信，有能耐你就找吧。

春生：那这鉄連环的鉄絲哪来的？

李貴：（指門）不是还在那呀！

春生：（跑到門口細看）可不是，鉄絲头真在那，凤英，老郑同志，鉄絲还在哪！

凤英：是真的呀。

春生：爸爸，我求求你，別那么本位，你就卖給她們吧。

〔老郑一旁仔細觀看。〕

李貴：（爽快）地）卖給你，免得說我本位。（把鑰匙交給春生）

春生：老郑你看！給啦，給啦。

〔老郑看出不对劲，他微微一笑。春生、凤英都很高兴。〕

老郑：你們別太乐啦，古語說得好：“乐极生悲”。

〔李貴听最后一顛，知道老郑已識破他的計策。春生和凤英打开門一看，只有那么三丈多长的三圈鉄絲。兩人大驚。〕

春生：哎呀，就这么一点呀。

李貴：我說沒有！可你們就好象我撒謊似的。这屋里就有这几丈鉄絲，春生象得到狗头金似的，弄个鉄連环，完了就疑神弄鬼的，說我藏三捆鉄絲，又說我本位。反正甚么坏話都往爸爸头上扣。姑娘，这回你明白了吧。

老郑：（叫春生过一边問）春生，你回来取鉄連环的时候，看清他往箱子里放鉄絲沒？

春生：我是看見啦，經他这么一說，我又好象沒看清。

凤英：（相信了）老郑同志，門已經打开啦，鉄絲就这么一点点。我相信李厂长不会騙我們的。走吧，你給我开介紹信上跃进公社去，我們还等着急用哪！

老郑：那样也好。（覺得这里头还有問題）李厂长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很早以前你当我說过，你有三捆細鉄絲，想搞些小玩艺，編点鉄連环甚么的，……

李貴：那批我早就卖出去啦，还能留到而今。

老郑：（看看鉄絲两头都是新筐。怀疑地在箱、柜跟前走了两趟，然后盯着那个大衣柜）嗯！

李貴：（紧张起来，盼望他們快走）春生，該吃响飯啦吧！領凤英到咱职工食堂吃点飯去。

春生：走吧！

凤英：不走。

春生：我先去看看飯好了沒有。（下）

老郑：（給凤英使眼色）凤英，你們厂子不是要买个立柜嗎？

凤英：（先楞后明白）是啊。

老郑：你看这个怎样？

凤英：你說哪？

老郑：物美价廉，干脆你就买了它，一會讓拉木头大車給捎回去。（边談边拿眼瞞李貴，李貴装着沒听见一样）

凤英：那好吧。

李貴：（旁白）你瞧他拿眼睛直溜我，这人可不同那两个孩子那么好唬。他識破了我的两次机关。这是最后一遭。（凌上前）这衣柜是用頂好木料做的，占湿不跳，日烤不裂，經久耐用。（大着胆子說）你就买了吧。

凤英：买啦。

老郑：（最后試驗他一下）李厂长給开票吧。

李貴：好好好。（戴上鏡子，一笔笔的写起来）

〔老郑仔細的攜着李貴的每个动作，看不出破绽。搖搖頭

李貴：（最后一詐）来，你帮我抬！

老郑：（真相信了）等等。凤英，走吧。找老周去！

〔两人由前門匆匆走下。

李貴：（抹头上的汗）吓一头虛汗！这地方不保險。

〔李貴又心生一計，急忙把立柜門用鑰匙打开。剛打开，春生就跑回来，李貴急忙藏在柜里。

春生：都走啦。（見桌上鉄連环）怎么这鉄連环她沒拿去，这准是因为沒搞到鉄絲，跟我生气啦。（抱怨地）我爸爸可真不成全人啊！（李貴把門打开偷听，春生煩惱地摆弄着鉄連环，看看箱子，看看立柜）我眼瞅他藏箱子里的，怎么就飞啦？难道它土遁啦？不会的。噯，是不是我爹換地方啦？（对立柜）可能装立柜里啦。（去拉門，拉不开，然后用鑰匙开門，奇怪地）噫，这門开着哪！我怎么拉不开？（卷卷袖子，要使劲拉一場）噯！

〔这时候，外边沙沙起来：“送木料来啦。你們厂手人哪！”

春生：（只好去了）赶这节股眼来。

李貴：（由柜里出来）阿弥陀佛，这真是老佛爷保佑，我和这小子拔河，那能拉过他，再一下子我就露餡啦。（指立柜）这个目标已經暴露了，（又急忙把鉄絲放到花木箱了里）这个地方呖，现在看来最安全了。

春生：（急上）爸爸你回来啦！

李貴：出来啦。（意思是从柜子里出来啦）